

大爱无边



子女眼中的文学大师

鲁迅◎周海婴/叶圣陶◎叶小沫/丰子恺◎丰一吟/谢冰心◎吴冰 吴青
老舍◎舒乙/郭沫若◎郭平英/张天翼◎张章



大爱无边

子女眼中的文学大师

鲁 迅◎周海婴
叶圣陶◎叶小沫
丰子恺◎丰一吟
谢冰心◎吴 冰 吴 青
老 舍◎舒 乙
郭沫若◎郭平英
张天翼◎张 章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爱无边：子女眼中的文学大师 / 周海婴等著. --
北京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0. 7
ISBN 978-7-5007-9847-7

I. ①大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作家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2184 号

DAAI WUBIAN



出版发行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：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：赵恒峰

著者：周海婴等

责任编辑：白雪静

装帧设计：缪惟

责任印务：杨顺利

社址：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总编室：010-64035735

发行部：010-84037667

http: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 zbs@ccppg.com.cn

邮政编码：100708

传真：010-64012262

印刷：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：720mm × 1010mm 1/16

印张：13.75

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201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49 千字

印数：7500 册

ISBN 978-7-5007-9847-7

定价：2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，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

目 录

父亲的写作习惯[周海婴]	001
斗鱼[周海婴]	004
父亲为我治病[周海婴]	007
电影和马戏[周海婴]	013
父亲对我的教育[周海婴]	017
天井[周海婴]	022
留声机[周海婴]	025
诀别[周海婴]	028
“床”字解[郭平英]	034
清明联想[郭平英]	038
永怀爱心的妈妈[吴冰]	043
最好的妈妈[吴青]	057
父子情[舒乙]	072
开窍的日子[舒乙]	078

教子八章[舒乙]	084
和爸爸过年[舒乙]	090
和孩子交朋友[舒乙]	099
写字[舒乙]	105
养猫[舒乙]	111
分享[舒乙]	116
起名字[舒乙]	122
最后的粮票[舒乙]	129
横贯东西大迁徙[舒乙]	132
妈妈今年八十八[舒乙]	138
妈妈今年九十四[舒乙]	142
花之路[舒乙]	146
大爱无边[舒乙]	155
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爷爷[叶小沫]	161



爷爷和牵牛花 [叶小沫]	164
爷爷教我们写信 [叶小沫]	172
爷爷给我改文章 [叶小沫]	177
养成好习惯 [叶小沫]	183
做农民做工人 [叶小沫]	187
快乐的童年 [叶小沫]	190
爷爷和我的一篇获奖作文 [叶小沫]	194
回忆父亲张天翼 [张章]	197
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[丰一吟]	201
“六年华屋” [丰一吟]	204
一天之内改变了称呼 [丰一吟]	208
“外公纸” [丰一吟]	211

父亲的写作习惯

[周海婴]
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。以小孩的眼光判断，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。早晨不常用早点，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、饮茶的习惯，仅仅抽几支烟而已。

我早晨起床下楼，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房间，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，上面有烟嘴、烟缸和香烟。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，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。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，怕我吵醒“大先生”。偶尔，遇到父亲已经醒了，眯着眼睛看看我，也不表示什么。就这样，我怀着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。

整个下午，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。一般都倾谈很久，我听到大人們的朗朗笑声，便钻进去凑热闹。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，糖果倒是经常有的。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，因此我嘴里讲“陪客人”，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。待我纠缠一阵后，母亲便来解围，抓几颗打发我走开。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，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。这就是我为了要“热闹”，以解除“独生子”

的寂寞，要留客人吃饭。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，母亲是清楚的，可我哪里懂得？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，虽也随口客气，却并不坚留。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，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。如果留下便饭，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，如叉烧肉、白鸡之类，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，急忙烹调。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，我就不得而知了，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。

讲到睡觉，我想起在我四五岁时，床头旁的五斗柜上，总点着一支蜡烛。它是普通的白色蜡烛，每逢我不愿睡觉的时候，许妈便哄着点燃烛火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拜拜！”这才骗取了熄灯的效果。可惜我虽经过幼小时的“培训”，至今仍没信佛，任何宗教也没有影响我。



◎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就读时的照片

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，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，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。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，尽量不打扰他。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，也从来不大声呼唤，总是走近轻讲。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。

晚间规定我必须八点上楼睡觉，分秒必争也无效，因此夜里有什么活动，我一概不知。偶然在睡意

迷蒙之中，听到“当唧唧”跌落铁皮罐声，这时许妈正在楼下做个人卫生，不在床边。我就蹑足下楼，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，随即又是一阵“当唧唧……”还相伴着雄猫“喵喵”的怒吼声。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，我下到天井寻找，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“炮弹”，送还给父亲备用。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。原来大陆新村的房子每户人家二楼都有一个小平台，那是前门进口处的遮雨篷，而雄猫就公然在这小平台上呼唤异性，且不断变换调门，长号不已，雌猫也大声应答，声音极其烦人。想必父亲文思屡被打断，忍无可忍，才予以打击的。



斗 鱼

[周海婴]

父亲的房间里有两只鱼缸，一只矮而圆胖，紫红色的边沿，短短的三条腿。它虽然晶莹透明，我却并不喜欢，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。缸里养着的几条金鱼，呆头呆脑的，却又非常娇气。上海的自来水氯气很重，再加上我们不会侍弄，所以养不了几天，有的金鱼就肚子朝天，翻起白眼死掉了，这使我非常扫兴。

但是，另有一只鱼缸，情况却不一样。这只鱼缸，高约尺半，宽约一尺，看上去玻璃不怎么光洁，并不怎么值钱，也许原本就是为家庭养鱼而制作的吧。

这只鱼缸，放在父亲写字台的右侧，紧贴南窗。冬天，阳光从窗口射入，把鱼缸晒得很暖；夏天来了，顺手一挪，将它移到西墙边，又比较阴凉。但这只鱼缸里养着的十尾斗鱼，却非常惹人喜爱。父亲伏案写作感到劳累时，就停下笔，唤我一起来观赏鱼的遨游姿态。这种斗鱼，身体扁平，色显暗褐，呈流线型，约有三寸多长，几条带纹横贯全身，外表极其平凡，但却活泼善游，忽而上升，忽而下降，追逐咬斗，灵活异常，从不见因为失去控制而冲撞在狭窄

的缸壁上，完全不像金鱼那样慢条斯理，懒懒散散，即使外界有什么震动，也只是摇摇尾巴，沉入缸底完事。

当时，我不知那些斗鱼的来历，后来读到母亲所写的《我怕》一文，看到有关这缸鱼的一段记述，只不过母亲称之为“苏州鱼”：“右方，靠在藤躺椅可以鉴赏着的一缸‘苏州鱼’，是夏天病重的辰光，内山先生特地送来的，共十尾。看看那鱼的活泼姿态，给予他不少的欢喜……”

内山完造先生为什么在1936年的夏天，“特地”送这么几条斗鱼给父亲呢？想来也许寓有一番深意吧，大概一方面是为了使父亲得以赏心悦目，消除疲劳，一方面也是为了希望父亲能以自己的坚强毅力，斗败病魔的袭击，能够早日恢复健康。

也许是“天遂人愿”吧，经过一场严重的折磨以后，父亲的病情显然有所减轻，能够起床活动了。这不但使我们全家和他的朋友们庆幸，而且使他自己的心情也感到愉快。每在空闲的



©1909年夏摄于杭州。鲁迅从日本回国后，应邀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，兼任植物学日本教员翻译

时候，他便和母亲一起往鱼缸里换水，铺沙，布置水草，再把鱼缸轻轻地放回原处。有时看到水草过密，怕妨碍鱼的呼吸，又去掉一些，再撒下鱼虫，然后静静地观看鱼在水中争夺吞食的情景。我有时趁大人不备，伸手入水，想捞一两条鱼来玩玩，然而斗鱼极其敏捷，往往从指缝里溜掉。没有办法，最后只好放弃这种念头。

但我这个“好事之徒”，并未就此罢休。逮不住斗鱼，就想出一个新招，在这鱼缸里养了一群蝌蚪。这是纠缠着许妈，从郊区小溪里捞来的，约有三十多尾。一直养到它们脱去尾巴，长出四只小脚来。小青蛙是两栖动物，不能光让它们在水里扑腾。于是我们便小心地从鱼缸里倒出一些水，加些清沙，让它们在浅堆旁边跳跃。有时跳得很高，差点儿跳出缸外，我使用一块玻璃盖住缸面。对于我的这些举动，父亲也并不加以制止。但后来，不知哪一天，这些青蛙被谁全部倒掉了。六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，这些都已成了梦境。



父亲为我治病

[周海婴]

父亲青年时期虽然学过医，但他很谨慎，一般不替人看病或开处方，也不随便向人介绍成药。他自己有病，往往也满不在乎。可是看到亲友生病，就显得非常焦急，尤其是上海他弟弟家中孩子有谁生病，更是念念不忘，关怀备至。因此，我们家里经常备有一些日用药品，种类虽不多，但往往能够奏效。粗分起来，不外两种：一种是外用药物，一种是内服药品。

前不久，我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曾经展出过一种“口疮药”，五十毫升容量，圆形棕色玻璃瓶，还剩三分之一药液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日本医师配制的，专门治疗口唇溃疡，由硝酸银液和药用甘油混合而成。每当舌头、唇颊溃破，发生绿豆大的白腐点时，如果单用硝酸银烧灼，疼痛难忍，混以药用甘油，使药性和缓，涂在患处可以减轻剧烈的痛楚。每日搽两三次，创口就会愈合。大概这是为小孩子们特意配制的吧。除了这种口疮药以外，还有一种颗粒状的结晶碘，二十五克短矮形玻璃瓶装，可以配制碘酊，用于虫咬、无名抓痒、无名红肿、小疮初起等症，比零售碘酒便宜得多。

除了药水、药粒以外，还有一种浅黄色的细腻药粉，也是玻璃瓶装，容量二十五克。记得我小时候膝盖部位长过一疮，出脓穿破后，一个多月总不长新肉，露着一个大洞，经常流血不止。父亲给我用这种药粉，填入伤口，过了不久，就从里向外长出新肉，伤口逐渐愈合。几十年的时间，像流水一样逝去，但是父亲弯下身，细心地给我敷药的情景，至今犹在眼前。“怜子如何不丈夫”，这是他的名言，也是对自己的很好写照。

医治普通常见的皮肤病，除了“兜安氏驰名药膏(DOANSOINTMENT)”，治疗烫伤、割伤的兜安氏药水，“韦廉氏医生药局”出产的“如意膏”以外，经常使用的还有虎标万金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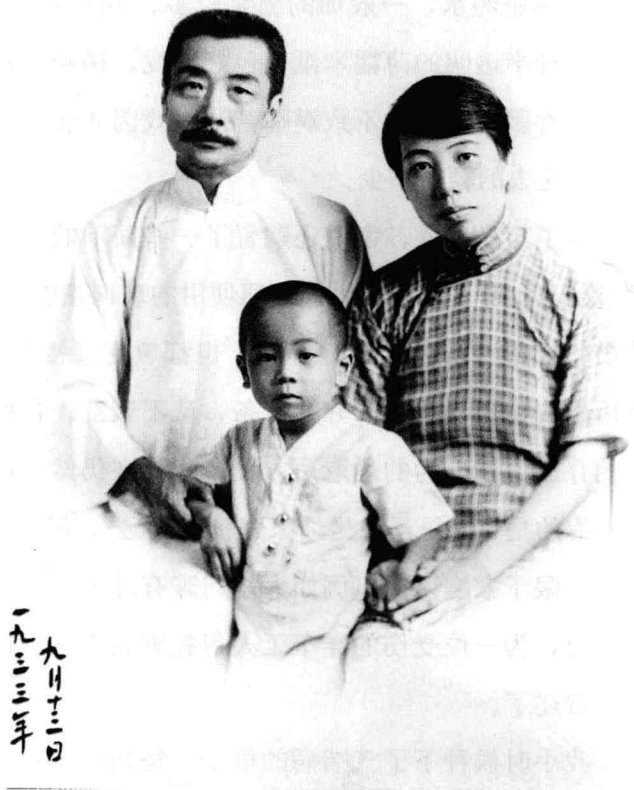
特别值得一说的是，夏季用得最多的是“兜安氏”的痱子药水。透明玻璃大扁瓶，一个夏季总要用掉一瓶多。父亲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，夏天天气闷热，他的事情又多，往往弄得“满身痱子”，身上很不舒适。其实，使他更着急的倒是我每年一到夏季，总要长一身痱子，又红又痒，抓挠不得，一不小心，溃破化脓，那就更加难受。记得每到晚饭以后，我跑到二楼，躺在父亲床上，天色已暗，但不开灯，以求凉爽。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有盖的小碗和一块天然软海绵，将“兜安氏”痱子药水先摇晃几下，待沉淀在下层的药粉混合均匀，然后在小碗里倒上一点儿，用药水把海绵浸湿，轻轻搽在我胸上或背上，每搽一面，母亲用扇子扇干，再搽一面。这是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刻，可以不怕影响父亲的写作而被“驱赶”，有机会亲近父亲，躺在父母两人之间，心里感到无比温暖。时间悄悄逝去，直到天色黑尽，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，我才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，无可奈何地回到三楼，在自己的卧床上进入梦乡。

除了外用药品以外，家里还备有一些口服药品。父亲除了去药房买鱼肝油和含“几怪”（一种药物名称）的咳嗽药水“伯拉吐”之外，很少买成药治疗疾病。亲属有病，总是去医院检查或请医生到家里诊治，然后再按处方买药。如果需要注射，往往由医生亲自操作，或由护士代为注射。当时医生开的处方，一般都由该医生所在医院附属的小型药房配制。我颇好奇，常钻到配方的地方去看，可以听到乳钵研药的声音，看到混合后的药末在十几张方形纸上分匀，然后以梯形或三角形药包包好，插在一起，装在大口袋内交患者带走。药量不多，往往只够服两三天的，服完药后，再请医生诊治。我用的内服药水，一般加的糖浆较多，容易入口。如果药末太苦，则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糯米纸，包好捏拢，稍浸以水，再马上置于舌上含水吞服，这样才不致满嘴苦涩。我因体弱，从小多病，在这方面父母花去的精力不少。

除了药品以外，家里还购置了一些简单的医疗器具，比如体温计（摄氏标准）、蒸汽吸入器、通使用的玻璃注射器等等，以备应用。纱布、绷带、镊子、剪刀等等，也都放在二楼五斗柜的抽屉里面，随用随取，用后放回，井井有条，从不紊乱。各种药品，也都有一定的存放位置，为的是取用方便。我现在仍然记得它们的排列。附带一提的是，这里虽说是“家庭日用药品”，但它的服务对象，有时并不只限于家庭以内。例如大姐周晔有过记述：父亲和叔叔曾在某天入夜，为一位受伤的洋车工人包扎脚底伤口。这已众所周知，就毋庸赘述了。

我小时候种下了气喘病的根子，每到疾病发作期间，不但自己痛苦不堪，也使父母担心劳神，不胜其苦。

我得的这种哮喘病，每在季节变换的时候发作。一犯起来，呼吸困难，彻夜不眠。父亲为我常用的一种方法，我且称之为蒸汽吸入法。架好一套吸入器皿，即在盛水小锅中卡上一支细管，加橡皮圈密封，将细管一端通入另一小杯，杯中装有调好的“重碳酸曹达”和食盐稀溶液，用酒精灯加热烧开，蒸汽将药液喷射带出，再经一玻璃喇叭口集中成为一束。这时母亲给我戴上围兜，并且蒙上眼睛（怕盐水刺痛眼睛），叫我张口吸气。湿润的水汽进入气管，药味咸而略苦。如果还不痊愈，父亲就改用药膏热敷。先将“安福消炎膏”隔水泡热，母亲按我背部大小准备一块布料，父亲用钝刀将白色的黏稠药膏刮在布上，贴在我的背部或前胸，二十分钟以后揭去。这种药膏不知都有哪些成分，仅感到有一种薄荷味，十分清凉，对于我



◎1933年9月13日鲁迅的五十三岁合家照

剧烈的哮喘，也能起到缓解作用。

但以上两种方法，都不如芥末糊的功能来得神速。这似乎成了父亲对付我哮喘病的一张王牌。说起来也很简单，用一个脸盆，放进二两芥末粉，冲入滚烫的开水，浸入一块毛巾，待芥末汁浸透以后，父亲便用两双筷子插入毛巾，以相反的方向绞去水分，以我能够忍耐的温度为准，热敷背部，上面再用一块干毛巾盖住，十几分钟后撤去，此时背部通红如桃，稍一触及颇感疼痛。经过这一番热敷，感到呼吸大为通畅，而且又困又乏，缓缓睡去，往往可以睡个通宵。这种方法不知由谁介绍，其疗效大好，屡试不爽。但有时哮喘剧烈，此法仍不大奏效，父亲就直接用二三两芥末，加凉水和匀，如“安福膏”一样涂在布上，贴在背部。此糊虽凉，但越敷越热，刺痒灼热，颇不可忍。时间也以十分钟为度，若时间稍过，则背部灼出水泡，如开水烫伤一般。这样气喘虽缓，但却要吃另一种苦头了，因此父亲一般不轻易采用。

父亲因对我的疾病十分重视，费去他不少精力。平时有点儿小毛病，即趁早为我治疗，如不奏效，就请医生或到医院就诊，这些在他的《日记》中多有记载。我没有详细统计，至少也在百次左右吧！但他对自己的疾病，却似乎不太当一回事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有一次我和父母去须藤医院诊治，我比较简单，只取一点儿药品，便和母亲进入一间有玻璃隔墙的换药室，这时看见父亲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，斜侧着身体，衣襟半敞着。再顺眼细看，他的胸侧插着一根很粗的针头，尾部连有黄色半透明的橡皮管，接着地下一只广口粗瓶，瓶中已有约半瓶淡黄色液体，而橡皮管子里还在徐徐滴下这种液体，其流速似乎与呼吸起伏约相适应。父亲还安详地与